

The Quintessence of
大家小书
洋经典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新月集·飞鸟集

〔印〕泰戈尔 著
郑振铎 译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*Little
Masterpiece*

大家小书·洋经典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新月集·飞鸟集

[印] 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TO EVERYBODY FOR EVERYBOD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月集·飞鸟集/[印]泰戈尔著;郑振铎译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4

(大家小书·洋经典)

ISBN 7-5302-0754-7

I. 新… II. ①泰…②郑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印度—现代
IV. I351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3918 号

大家小书·洋经典

新月集·飞鸟集

XINYUEJI FEINIAOJI

[印]泰戈尔 著 郑振铎 译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[www. bph. com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32开本 5.5印张 90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5302-0754-7

I·738 定价: 10.00元

大家·小书·洋经典

钱满素

手捧一本精致的小书，心怀一份闲适的情趣，忘却周围的喧闹、心中的烦扰，专注入神，与世上最优秀的灵魂对话，这是对智力的激励，更是人间一大享受。两年前，《大家小书》系列开始问世，选的就是这类精致小书。三辑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，读者见了很是喜欢，真是应了“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”这个初衷。如今推出这套“洋经典”，读者一定也猜到了，就是要把目光越过国界，投向世界。

这里的“大家”是个双关语，小书出自大师之手，又传入大众之手，这大家不是那大家。可是再一想呢，既然汉语中一个“大家”可以同时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，又可见这两家原本是一家。如果名家名著不是道出了常情常理，得到了常人的理解赏识，又怎么能经得起几十年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诵读呢？大家与大家本无距离，大家与大家你我相依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书不在厚，在于弥漫渗透其中的灵气和悟性。大凡经典，必有它独到之处，思前人之未曾思，写旁人之未曾写，也不论其独创的是思想，是形象，是语言，还是境界。书海茫

茫，信息泛滥，我们常苦于寻寻觅觅，上下求索。若问求知的捷径，难道还有比经典更好的吗？经典是众人的选择、历史的选择，真可谓书中之王者。但经典又并非高不可攀。常言道，朴素乃真理之本，美之本，也是经典之本，尤其像本丛书所选的小经典，都是直抒胸臆，娓娓道来，无须旁征博引。只要用心，经典是好读好懂的。

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人类历史就是不同文明交融的过程。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地球村，国界和地理距离已经不再如昔日构成障碍，文明间的相互接触也更为频繁。交流多了，共识增加，冲突也是难免。人类如何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，达到多元共处的理想呢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相互了解了，了解有助于消除猜疑、消除隔阂。

“洋经典”系列为读者推荐了一批小巧玲珑的外国文化好书，丛书所选作品来自各国大家，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精华，不少是作家的代表之作，而且可诵易读。它们题材各异，体裁不限，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、社会、伦理无所不包，随笔、散文、游记、自传、小说、论著应有尽有。一册小书，凝聚人类智慧，在轻轻松松的阅读中，我们和世界沟通心扉。

飞鸟之梦与新月之国

郑尔康

1980年10月5日，在冰心八十寿辰那天，有人访问这位老诗人时，问起她是怎样开始写诗的？老人的记忆力很好，她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那是1919年的事了。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，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。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《飞鸟集》，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。那时年轻，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，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，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，三言两语写下来。有的有背景，有的没有背景，也偶尔借以骂人。后来写得多了，我自己把它们理成集，选了头两个字‘繁星’，作为集名。……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。……”^①而自从冰心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发表后，那里面，受泰戈尔影响的许多带有哲理意味，晶莹清丽的小诗，很快赢得不少诗歌爱好者的喜爱，纷纷辗转模仿，在20年代的诗坛曾风靡一时。正如父亲在他译的《飞鸟集》初版《序》中所说：“近来小诗十分发达。他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”

^① 卓如《访老诗人冰心》，原载《诗刊》1981年1月号。

响的。”

泰戈尔是父亲在所有的外国诗人中，最崇拜，最情有独钟的一位。在他一生所译的，为数不算多的外国诗人的诗作中，绝大多数都是“泰翁”的诗。如《新月集》、《飞鸟集》、《吉檀迦利》、《采果集》等。这些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集，父亲开始只是零零星星地选译了其中的部分篇章，发表在他当时主编的《文学旬刊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上，而后来才先后翻译出版了《飞鸟集》、《新月集》等两个完整的诗集。

其实，父亲最初接触和翻译的泰诗是《新月》而并非《飞鸟》，而最初把泰戈尔和他的《新月集》介绍给父亲的，是他的好友许地山先生。

据父亲回忆：大约是1918年，他还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的好友、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先生，来他借住的叔父家做客。在客厅里，他俩交谈得很愉快，在谈到了诗的问题时，长发垂肩的许地山，在黄昏的微光中，很神秘地和父亲谈到了泰戈尔。他说：在缅甸时，他看到过泰戈尔的画像，又听人谈到他，便买了他的诗集来读，一下子被牢牢吸引住了。父亲听后，受到了许地山的感染，对泰戈尔也产生了兴趣，很想也能读到这位印度大诗人的作品。可是，当时在国内还根本没有泰翁的中译本诗集。几天后，父亲到许地山的宿舍去找他聊天，他们的话题又自然

地谈到了泰戈尔。地山先生便说：“我拿一本他的英文诗集送你吧！”说着便到书架上去找那本诗集。这时，父亲站在窗前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院中喷泉潺潺的声音，如置身在诗一般的意境中……好一会儿，地山先生拿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来，递给我父亲说：“这是一本日本人选译的泰翁诗，你先拿去看看。泰翁不久前到过日本。”在归途中，父亲第一次很奢侈地雇上了一辆“洋车”，为的是好早些读到泰翁的诗篇。那晚的月光很皎洁，一路上，他借着一弯新月和街两旁市灯的微光，很快地把那本书从头至尾翻了一遍。其中几首《新月集》的诗，深深地吸引住了他，使他不忍释手。回到住处，在灯光下，他又细细地从头至尾读了一遍。第二天，许地山先生见到我父亲时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喜欢哪几首？”父亲说：“《新月集》的几首。”……又隔了几天，地山先生便又拿了一本很精美的书，交给父亲说：“这就是《新月集》。”从那天起，《新月集》便总是放在了父亲的书桌上，他随时就可以拿起来读几首。

父亲译《新月集》也是受了许地山先生的影响。他记得有一天，地山先生把他译的《吉檀迦利》中的几首诗给他看。这些诗都是用古文译的，父亲边读边说：“译得很好，但似乎太古奥了。”地山先生却说：“泰翁这一类的诗，是应该要用古奥的文体来译的。至于《新月集》却又须用新妍流露的文字来译。

你为什么不试着译译《新月集》呢？”地山先生的话，使父亲跃跃欲试，于是他俩约定，同时动手译这两部书。此后的两年时间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地山先生的《吉檀迦利》始终没译完。而父亲的《新月集》也是时译时辍。直到约1921年，沈雁冰先生开始主持全面改革后的《小说月报》后，他才把自己译的几首《新月集》在上面发表了。而地山先生译的《吉檀迦利》却一直没有再译下去，已译出的几首，也始终不肯拿出来发表，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对自己的译文不够满意吧。父亲每在提及此事时，都只能作如是解释。

预料不到的事，总是常会发生的。正当父亲在继续坚持地译《新月集》时，一部由王独清译的《新月集》却出版了，于是，父亲打算就此中止。可是许多朋友知道后，却不断地鼓励他继续把这工作做完。他们都认为，王独清的译文太难懂了，应该由他再译得通俗些，易懂些。当时父亲正有一个选译泰翁诗的计划，朋友们对他的殷切期望，使他重新又鼓起了把《新月集》继续译下去的勇气。他一方面把以前译的旧稿再整理了一下，一方面又参考了王独清的译文，除了其中的八九首，因为他“不太喜欢他们，

所以没有译出来”^①。其他的，断断续续地用了四五年的时间，大约是到了1923年的上半年，终于都译完了，并在当年9月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在泰翁的所有诗集中，父亲似乎最喜爱的就是《新月集》。如他自己所说，他喜欢《新月集》正如他喜欢安徒生的童话一样：“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，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，能把我们从忙扰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、虫的世界、人鱼的世界里去，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，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，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。《新月集》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。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。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，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；我们忙着入海采珠，掘山寻金，它却能使我们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，以落叶为舟，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。总之，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，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翅膀，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。”^②

① 1954年《新月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，译者将原未译的9首补译了出来，共收诗40首。

② 《新月集·译者自序》。

由以上的这段精彩的自述，可见他花费了近五年的时间，把《新月集》这部翻译难度极大的泰翁诗集，坚持翻译完毕的原动力所在。

那么显然，父亲开始译《飞鸟集》，比《新月集》要晚一步；可是他译的《飞鸟集》，却要比《新月集》早出版一年^①，其原因则不得而知。而在他译的《飞鸟集》问世以前，我国只是在《青年杂志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上，有过一些陈独秀、刘半农和我父亲等人译的零零散散的泰翁诗作。因此父亲译的《飞鸟集》就成了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，第一部泰戈尔的诗集。

《飞鸟集》问世以后，“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式的‘短诗’或‘小诗’就很流行起来。”（石素真《新月集·序言》）关于此，本文一开始便已提到，就不在此赘述了。

不知是谁说的：“诗是有声的画”。“新月”、“飞鸟”——柳梢头的一弯皎洁新月，蓝天上的一只欢乐飞鸟，多美的图画！

① 《飞鸟集》1922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。

目 录

新月集.....	1
译者自序	63
再版自序	67
飞鸟集	69
一九二二年版《飞鸟集》例言	126
一九三三年版本序.....	131

附 录

郑振铎译泰戈尔诗拾遗.....	133
泰戈尔传.....	155

新月集

Little Masterpiece

家 庭

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。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地，正藏起它的最后的金子。

白昼更加深沉地没入黑暗之中。那已经收割了的孤寂的田地，默默地躺在那里。

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。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，留下他的歌声的辙痕跨过黄昏的静谧。

他的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凉的土地的边上，在甘蔗田的后面，躲藏在香蕉树、瘦长的槟榔树、椰子树和深绿色的贾克果树的阴影里。

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儿。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，用她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。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，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，还有年轻的生命。他们满心欢乐，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。

孩童之道

只要孩子愿意，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。

他所以不离开我们，并不是没有原故。

他爱把他的头倚在妈妈的胸间，他即使是一刻不见她，也是不行的。

孩子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，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。

他所以永不想说，并不是没有原故。

他所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要学习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。那就是他所以看来这样天真的原故。

孩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，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却像一个乞丐。

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，并不是没有原故。

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，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，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。

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。

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，并不是没有原故。

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小小一隅里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拥抱着，其甜美远胜过自由。

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。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。

他所以要流泪，并不是没有原故。

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，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，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，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。